

通志壹經解

仁12
1.411
165



門 12
詩
卷



詩補傳卷第十六

正小雅

逸齋

風雅頌本詩六義國史取是三者以名其詩風以
化爲義言人君之風化也雅以正爲義言王政之
得夫也頌以美爲義言人君之功德也風旣主於
風化豈天子無風化哉故有王者之風有諸侯之
風頌旣主於功德豈諸侯無功德哉故有天下之
頌有一國之頌惟雅主於王政則諸侯不得而有
矣政有大小故雅分爲二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
繼代守成與所以聖之事固爲大矣小雅所言文
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意

大序之言以所用為小大詩樂章也國家燕樂亦政也鹿鳴等篇皆用以燕勞臣下故以為小耳大雅之序雖不言所用然其所陳受命配天等事決不可用於臣下此其所以為大歟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文王之三不拜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歌鹿鳴之三三拜以為君所以勞使臣此可以見古人用詩之小大矣春秋之時禮樂廢壞未經聖人之手雅頌未得其所故工之所歌失其小大之用而穆叔獨能知之自餘賦詩不知其說者固亦多矣師乙語子貢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此專論其聲也季札觀

周樂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於大小雅間取一二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者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其言頗與季札相應遷之言為司馬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論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淫泆以諷幽王之荒廢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己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然特變雅之事耳槩而言之亦非

通論也

鹿鳴之什

國風雖多寡不齊每國自為一卷第雅頌數多每十篇為一卷故謂之什蓋取五人為伍十人為什之義魯頌止存四篇亦言之什傳寫之誤也商頌本十二篇止存五篇故不復言之什也竊意詁訓傳及之什為題皆非孔子之舊毛公之前未有詁訓則傳之名固無所施至亡詩六篇之次乃與六月之序不合以此知傳與之什皆毛公之徒為之故合亡詩為二分置二卷皆不在十篇之數又取變小雅四篇足南山有臺之什也鄭氏謂亡詩序

義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毛公分眾篇之義各置篇端然則亡詩次第當從六月之序可也六月之序與燕禮鄉飲酒禮笙詩次序同尤為可據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食嗣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文武燕飲其臣又將之以幣帛禮意厚矣人臣事君義當自盡豈必待此而後盡其心哉蓋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之也於燕曰賓主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通乎下有懷不盡勢使之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序詩者始曰羣臣終曰忠臣也上下情通則和樂可知故曰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呦呦幽下鹿鳴食野之苹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報呼我示我周行剛戶

鹿欲食則鳴相召呦呦相召之聲也苹蘩蕭以鹿

食苹與燕飲之臣也文武與羣臣為賓主故曰嘉

賓絲竹咸奏箱篚繼陳又從而喜之曰非臣之好

我安肯顯然布在我周家之列位如此其盛乎周

行列位也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

留焉繼之以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由孔子之

言求之則知文武燕羣臣非私惠也此賢者所以

肯留於列位也示顯也仕者顯然布在周之列位

所謂皆願立於其朝者如此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

忼他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邀

蒿菽也興與首章同文武喜羣臣之有德令名昭

著謂視今民俗之不忼薄皆惟君子之是則是做

耳君子在位之羣臣也民之歸厚由君子之表率

我所以用旨酒燕之使遨遊同其逸樂也伐木燕

朋友故舊則民德歸厚由此觀之則民之不忼果

由朝廷之化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洛且湛都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琴亦草也興與首章同文武與羣臣相樂有加無已瑟琴並御至於再三湛久也欲其樂而且久所以用旨酒燕之冀得其歡心也湛露燕諸侯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由此觀之則燕以示慈惠不嫌於久也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也

四牡勞力使所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悅矣

皇華遣使臣之詩也四牡勞使臣之詩也勞宜在後編詩者先焉意其鹿鳴方美人臣之盡心四牡則美人臣之見知蓋下有功上不見知此患之大者故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駢駢非芳周道倭危於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古我

心傷悲四牡駢駢嘽嘽丹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

四牡使臣所駕者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謂自岐周而發歷倭遲回遠之路也盬之義訓詳見鴉羽嘽嘽喘息貌謂駱馬最耐勞苦亦喘息而勞矣人臣有父母豈無懷歸之念以王事不可廢敗未敢言歸徒自傷悲而不遑啓跪居處耳思歸自傷悲者私情子之孝也靡盬不遑安者公義臣之忠也四牡之臣子忠孝於是兩盡矣

翩翩者騅隹下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甫王事靡盬不遑

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起王事靡盬不

三百十四
言補傳卷十六
五
九文
遑將母

騅夫不也一名祝鳩傳曰尸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方言曰梁宋之間謂之騅性慈孝慈謹飛止不離於相杞言其壹也人臣雖一於王事亦以不得養父母為念故取騅之壹而孝以喻之

駕彼四駱載驟

助駮駮楚救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

來諗審

四駱謂四馬皆駱也此言使臣之歸馬亦以得歸而喜故駮駮而行疾忘其勞矣於是又序其情而謂之曰汝固盡心於王事豈能不懷歸以養其父母乎母之念子常過於父今日作此勞來之歌可

以告而母矣文武知臣下家人之情纖悉如此為臣者安得不以見知為說乎是詩五章前二章與卒章賦也第三章四章比而賦之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燕而歌此詩所謂禮樂也先儒或以不辱命於彼為光顯其君此指後世聘好交鄰之使為言也或以下國蒙被聲教為光華此指後世觀風問俗之使為言也古者天下一家是詩終始言原隰驅馳之事則王圻諸國咸在焉所謂遠而有光華疑指使節之光華耳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中征夫毋懷靡及

皇皇者華謂使臣被臨遣之榮節旄煌煌如草木

之華光耀原隰之間而從役之夫駢駢衆多亦喜

而疾馳惟恐不及於事所謂遠而有光華者如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朱如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

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駉六轡

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我馬維駉六轡既均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駒馬之齒壯者青驪文如碁曰騏白馬黑鬣曰駉

陰白雜色曰駉如濡調柔也如絲綢直也沃潤澤

也均齊一也此言馬之良轡之美所以寵其行也

於是載馳載驅而往不敢憚其勞苦周徧咨訪其

事悉以告上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說者謂變文以

叶韻然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量

之意詢有究問之意既欲以告上故貴詳審冀得

其實也序六月者以人臣之驅馳不憚勞為忠以

人臣之告上得其實為信故皇皇者華廢則忠信

缺矣說者以忠信缺為有合於忠信為周之言遂

以周爰咨諏等句並取左氏穆叔之說以釋之殊

不知古人取詩斷章未必合詩人本意而左氏於

內外傳亦自相背戾春秋傳則曰訪問於善為咨

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謂之五

善至國語則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諏度之義既已不同且易訪問以每懷而加之以忠信謂之六德乖異如此豈可據以釋經邪是詩五章皆賦也

常棣

計大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詩者言閔管蔡之失道國語亦以為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然則此詩為周公之作無可疑者學者以魚麗序有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之說遂疑此序管蔡失道之說又左氏載富辰之言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疑此詩作於周衰竊謂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

燕樂兄弟如此而今乃爾故作是詩蓋閔之也天保以上之事皆文武治內之道或雖嘗燕兄弟未必有詩或自有詩周公取其意更潤色之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猶今人詠古之類於理亦可信至如富辰之言杜預謂周公作之召公歌之孔氏正義辨之最詳其說以謂召穆公虎見厲公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或造篇或誦古此之謂也周公作七月蓋於成王之時誦公劉居豳之事亦此詩之類也

常棣之華

各五

不韡韡

韋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

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薄矣兄弟求矣

此周公遭變之後故其言多喪亂急難之事常棣
棣也鄂萼古字多通常棣華則覆萼萼則承華喻
兄弟也觀常棣之華鄂豈不韡韡相輝映可以人
之兄弟乃不如常棣乎於是告以天倫之自然謂
今人之立於世莫如兄弟之相親雖有死喪可畏
之事惟兄弟甚相念而不去雖流亡羣聚於原野
兄弟必相求而不舍此言兄弟之相親出於自然
也

脊井令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吐兄

弟閭許歷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亦喻兄弟
也脊令水鳥也今在原則失其所矣兄弟急難之
喻也每猶言常也況猶言茲也常時良朋茲但能
永歎而已不若兄弟縱或平日未免有小閔恨於
牆屋之內而外有當禦敵之務不敢辭也左氏改
務為侮蓋禦敵之事即外侮也字雖不同其義則
一烝衆也戎兵也兄弟之讎不反兵常時朋友雖
衆無執兵之義此言患難之極惟兄弟當相死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賓爾籩
豆飲酒之飲慮兄弟既具和樂洛且孺
兄弟於急難之時相助如此人之常情於亂定既

安之後往往視兄弟不如朋友之相善遂戒以儆
陳其籩豆饜飫其酒食當兄弟無故既具之時宜
以此相和樂相親慕此言親睦兄弟當過於朋友
也

妻子好

報呼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許

和樂且湛

南

宜

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

但都其然乎

父子夫婦兄弟皆人之大倫也人情之好合孰若

妻子雖琴瑟之和不是過也然兄弟本同氣果能
志意翕合其和樂亦且久而不厭今爾既室家相
宜矣妻孥相樂矣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推究樂
妻子之心以圖謀樂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為信然

矣此言和樂兄弟當與妻子同也故曰常棣廢則
兄弟缺矣是詩本八章文義不相屬今作四章章
八句前二章比而賦之後二章賦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弃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

朋友與故舊一也自人君言之則有二焉尊德樂
道賓之弗臣朋友也若太史友內史友文王四友
是也微時相從賴其羽翼故舊也若人惟求舊高
宗舊學于甘盤是也周公作是詩疑與常棣同時
蓋其言初有遭變之意卒多戒勸之辭若文武舊

時不應有此然所謂朋友故舊乃序詩者見其詩
 始終既陳取友之道中間乃及待諸父諸舅兄弟
 之禮故既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
 發之又繼之曰親親以睦似指兄弟而言曰友賢
 不棄似指取友而言曰不遺故舊似指諸父諸舅
 而言然文武之親睦則已有常棣文武之友賢則
 已有鹿鳴是詩論諸父諸舅尤為丁寧蓋詩雖因
 取友而槩論意則主故舊之不遺孔子曰君子篤
 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此民德歸
 厚矣與論語合信乎詩序經孔子之手也周公嘗
 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與是詩所陳
 若相似然周公孔子論故舊皆不及朋友信乎朋
 友與故舊為一取友之道即待故舊之道也故六
 月之序止言伐木廢則朋友缺不及故舊也
 伐木丁丁耕鳥鳴嚶嚶耕於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
 鳴矣求其友聲息亮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
 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是詩因伐木者所見鳥鳴以起興故三言伐木幽
 谷之木鳥之所棲伐木之人偶伐其所棲之木此
 遭變之喻也鳥聞伐木丁丁之聲則嚶嚶然相呼
 出幽谷而遷喬木喻人遭變則求朋友之助以避

難也伐木者雖庶人亦能因是知取友之道謂彼
 嚶然相呼者乃求友之聲也相彼鳥猶爾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然人情多偷薄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蓋有之矣故質之神明終當
 與朋友和好而不變也春秋書鄭人來渝平說者
 曰和而不盟曰平渝變也

伐木許許呼醜所酒有藇敘既有肥羜直以速諸父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烏粲酒所婦素陳饋八簋既
 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許許眾相許與共力伐木之貌上章專記伐木之
 庶人取友之事下二章則略舉伐木之庶人之所

為以勸戒其君醜酒也以筐曰醜藇美也謂彼
 眾伐木者尚能醜酒有藇以相友樂況貴為天子
 既有肥膄未成之羜又有肥膄已壯之牡可以酒
 婦庭內陳八簋之盛禮以速同姓故舊之諸父異姓
 故舊之諸舅何憚而弗為寧彼召之不來無使我
 不能念故舊實有愆咎也

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餱侯以愆有酒滑思我無酒醕戶我坎坎鼓我踳
七躄舞我迨待我暇矣飲此滑矣
 阪者陂陁不平之地也衍多也滑亦醜酒也以草
 曰滑醕一宿酒也彼眾伐木者尚能醜酒有衍況

四百廿一
言補傳卷一
甘分
貴為天子何不陳其籩豆使兄弟相親而無遠兄弟亦謂同姓之故舊諸父則尊者兄弟則等夷視凡人之失德多由乾餼不及之細故以致其愆矧為人上者當有酒則酋以飲我無酒則當宿釀以飲我坎坎言鼓之聲蹲蹲言舞之貌及此閒暇飲此所酋之酒有不醉無歸之意周公成王之叔父也意在故舊不欲專為諸父故兼諸舅兄弟言之說者以酤我為酤買以天子之貴固無買酒之理且周之盛時羣飲者有禁周官萍氏幾酒謹酒亦察其犯禁無節者耳至孔子時乃有沽酒市脯不食之說意周衰始有此事不然自春秋以來國君

罔市利者多矣未聞推酒至漢始推之疑漢以前未如漢之盛鄭氏漢人遽以酤買釋經其釋萍氏幾酒亦謂察沽買過多者蓋未嘗考其時之先後也是詩元六章考文義當作三章章十二句一章興也下二章興而賦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文武小雅本十三篇既亡其三所存者十篇皆燕飲之樂也天保乃人臣下報上之詩篇次偶居其中曰報上云者如後世上壽之禮意其君每燕飲其臣則臣下必歌此以壽其君所謂下下以成其

政則餘篇所歌之事是也所謂歸美報上惟此篇為然王政既成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況施厚者報必隆故序詩者推本而言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爾單丹厚何福不除治慮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單盡也除除舊更新也庶無所不有也謂天之安定我君其命甚固既付以福之單厚日新無窮又付以祿之多益無乎不備曰厚則非特厚於君亦取厚下之意曰益非特益於君亦取益下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

福維日不足

穀善也罄盡也說文以實始翦商之翦為戩亦取除舊為義謂天之安定我君付以日新之善既以無所不宜而受百祿而降福之遐遠亦無時而足也曰宜亦有宜人宜民之意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以莫不興謂日隆不替也以莫不增謂日進不已也天之安定我君既日隆而不替則國家寔以昌大如山阜岡陵之高固如川流之不息亦日進而不已也

吉蠲古志為饔尺是用孝享禴餘祠烝嘗于公先王君

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言諏日之吉蠲言滌器之潔為饔言備酒食也
謂我君能致孝於鬼神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
冬曰烝于公先王謂先公先王也君曰卜爾謂尸
嘏主人代致神言錫以萬壽也

神之弔都歷矣詒以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
百姓徧為爾德

弔至也言其降格也質朴也言其無偽也羣黎黎
民也百姓百官也神則降格而錫以多福德之所
感也民則無偽而日用飲食德之所化也故申言

黎民百官日所為者無非君之德矣

如月之恒胡登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不崩如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恒常也月體本盈以近日而虧耳詩人欲君之福
祿如月之常盈不必訓弦升出也謂如日之初出
其光益熾如南山之高大無時而或虧如松柏之
茂盛無不承其庇人臣區區之願如此雖終始以
福祿為言似無所規益然卒章數語有稱有戒不
如是亦不能保其福祿也故曰天保廢則福祿缺
矣是詩六章其五章賦也卒章比也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險

狁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率所遣戍役以守衛
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還旋杖大杜以
勤歸也

此文王為西伯之時奉商王之命命將遣戍以守
衛中國紂雖無道不困於夷狄以有文王故也序
併言昆夷亦一時之事觀出車之詠獫狁于襄而
後薄伐西戎故采薇專言獫狁之故小序止言遣
戍役不及將率鄭氏謂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日
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曰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暮止靡室靡

家獫狁之故不遑啓居獫狁之故

薇菜也薇亦作止者記出師之時也卒章言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此正薇初出土之時故曰作止歲
亦莫止者豫言其歸期之遠也男靡得以安其室
女靡得以有其家言其離思之情也啓跪居處皆
不遑暇言其征役之勞也由獫狁之故不得已而
興師言其非私欲也班固漢志謂懿王時戎狄交
侵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
謂懿王時重歌此詩以勞士卒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薇亦柔止者豫言其既行之後見薇之始長而柔
 思歸之心必烈烈如焚如飢渴者之思飲食以戍
 役未定將誰使歸問室家之安否此敘其情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又久我行不來

薇亦剛止者亦豫言其見薇之已壯而剛歲亦陽
 止者謂十月為陽以王事不可廢敗不暇啓處但
 憂心甚病耳我之行役不可來歸也王事不特王
 命謂公家之事也後世語同僚曰聯王事是也此
 亦敘其情也

彼爾乃禮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

駕四牡業業及魚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常棠棣也路戎路也君子將率也以常
 華喻將率之戎車四牡業業而壯言車馬之盛以
 見將率之得人如此戎役豈敢安處宜乎一月之
 間三戰三捷也此言其將士之勇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四牡

翼翼象弭彌氏魚服豈不日戒獫狁孔棘

騤騤彊也小人戍役也腓足之肉行則隨而動弭
 弓弣也以象齒飾之魚服矢服也以魚皮為之申
 言車馬之盛將帥之所依戍役之所隨車馬既翼
 翼而嚴整器械又皆飭備豈敢不日相警戒以獫

狃之難甚急也此言兵備之嚴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楊柳蒲柳也豫言歸時之情狀謂當其歸時必追念昔我之往楊柳始依依而茂今我之歸雨雪已霏霏而甚尚行遲遲之遠道不啻如飢渴心徒自傷悲爾誰能知我之哀也此言念歸之切也所謂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其采薇之謂乎故曰采薇廢則征伐缺矣是詩六章皆賦也

出車勞力還旋率所類也

此詩專勞將率故歸功於南仲或疑宣王大雅有

南仲大祖之說遂為南仲不知何時人而辨之者謂周家仕者世祿如雲漢仍叔美宣王春秋有仍叔之子來聘召旻凡伯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凡伯來聘節南山家父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此皆周之世大夫也魯有三家晉有六卿皆子孫號氏同稱然則南仲殆周之世大夫世卿歟又古人姓名多同堯時有伯夷周亦有伯夷文王時有南宮适孔子時亦有南宮适春秋時晉有趙括六國時趙有趙括春秋時晉有士燮三國時吳有士燮皆南仲之類也可謂辭費矣殊不知宣王大雅乃命皇父耳謂南仲為皇父之太祖非謂

復有南仲也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豈未嘗見毛詩邪宣王之臣有南中乃南宮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者再考中之為仲古字通用故班固以為南中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且乃維其棘矣

郊外曰牧馬既牧于野則兵車之出必就牧地取馬以駕車天子商王也僕夫御夫也南仲為將駕我車出于郊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文王既以商王之命命將率故南仲亦稱自天子所也南仲於是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兆矣建彼旄矣彼旄餘

旄斯胡不旆旆貝蒲憂心悄悄七僕夫况瘁似

郊與牧同義旄謂注毛於干首也旆旆垂貌曲禮武車綏旌說者謂綏舒垂之也又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說者謂以四獸為軍陳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也此古師行之法所謂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位離次矣是詩所謂旄者玄武也所謂旌者朱雀也所謂旂者青龍也至周官則建此各有等今並建之意商以前用此法耳胡不旆旆者謂建而不旆也昔晉治兵建而

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始設此旌旆將士已有欲戰之氣謂何不垂旌速戰使我心悄悄而憂恐僕夫亦以未戰之故因茲疲瘁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英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

王商王也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也于方朔方也城朔方所以為守備也車則彭彭而張盛旂則央央而鮮明所謂旌旗動色武夫生氣也申言天子命此赫赫有威名光顯之南仲期於襄除獫狁而後已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方華方生華也思語辭此詩所謂昔我往矣非必遣戍之時凡已行在道皆可謂之往故曰黍稷方華謂在道所見也今我來歸雨雪已消釋為泥塗所以久於戍役以王事多難不暇啓居故也方未歸時豈不有懷畏此戒命載於簡書者故不敢也

嘒嘒於草蟲趨趨吐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勅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室家無可疑者謂當其未歸見草蟲阜螽異類相
 從心忡忡而憂必俟其既歸憂心始降也然所以
 久戍未歸者以從大將南仲不特伐玁狁且欲薄
 伐昆夷也西戎曰薄伐謂薄言伐之非深治之也
 春日遲遲卉許木萋萋西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許
 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章亦道裨將之室家喜其既歸之情謂適當春
 日舒遲草木榮茂禽鳥和鳴采芣衆多之時執許
 獲醜而歸其樂可勝言哉執許猶言奏捷獲醜猶
 言獻囚所以得此凱還者以從大將南仲已平玁
 狁故也於還歸亦曰薄言謂玁狁雖平昆夷猶在

暫歸云爾又圖後舉也道室家之情初不及於大
 將尊之也卒歸功於大將寵之也故曰出車廢則
 功力缺矣是詩六章草蟲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杖杜力勞報還旋役也

此詩專勞戍役終始言室家思望待小人之道尤
 貴於切近其情也

有杖之杜有皖華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

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皖實貌嗣續也陽止謂十月也遑暇也言士卒出
 戍室家感其時物而思謂以王事之故日續一日
 且至於陽月矣婦人之心傷其夫之勞未得暇逸

也有睨其實則近十月矣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葉盛貌杜十月以後實已落惟有葉耳以王
事之故又傷凡草木皆止有葉在宜我婦人心悲
其夫未得歸休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

幘尺四牡瘡瘡古征夫不遠

杞枸杞也春采其葉秋采其子冬采其根勞將率
之詩既言春往冬歸當與戍役同時此章亦說征
夫不遠則將歸之際所謂采其杞必秋冬采其子

及根之時也征夫以王事之故久而未歸既已貽
其父母之憂於是室家反以言寬其父母謂今檀
車已幘幘而敝四牡已瘡瘡而病則征夫之歸亦
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
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疚病也恤憂也偕俱也會合也言征夫不載而歸
室家之憂已甚病矣况期程已過而不至則我之
憂甚眾不止於憂一事也於是俱問於卜筮冀言
會合皆曰已近矣然則征夫歸期必不遠也前後
雖不出望思之意皆每以王事自解又中關亦有

三百九十一
言不仁卷一
相寬之語可見其勞而無怨雖婦人女子亦然非
文王之盛德何以得此故曰扶杜廢則師衆缺矣
是詩四章皆賦也

魚麗力馳下同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
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文武小雅終於魚麗蓋謂萬物盛多能備禮此太
平之事也夫禮者法之寓也禮之所行制度莫詳
焉故曰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序詩者推本文武內
外之治既舉憂勤去而逸樂生曰可以告神明猶
言頌聲可作耳此非告神明之詩也文王之風終

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
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采薇之序
言文王之時此言文武何也意武王征伐不暇作
詩取文王舊詩用之且采薇尚歌於懿王之時則
文武何疑之有

魚麗于留柳鱸沙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留鱸
禮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留鱸君子有酒
旨且有

萬物盛多詩人特取於魚何也蓋魚之為物非人
力所能及必陰陽和而後衆多故夢魚者為豐年
之兆而言萬物失其性亦及於魚藻焉留寡婦之

笱也寡婦之力不能如他漁人之彊留之為器不能及他罔罟之大今魚之麗于罟者有鱸鯊焉有魴鱧焉有鯁鯉焉則他物之盛當稱是矣君子之行禮特言有酒言且多多且言言且有蓋酒以成禮故為酒為醴所以洽百禮而棄禮不能行者亦以君子有酒為刺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物之多物之旨物之有固美矣多而且嘉旨而且偕有而且時美之至也味詩人之言可謂極備進於太平之世矣魚麗大率與潛有多魚相類故曰

可以告神明也是詩六章皆賦也產既多而俱善味甚旨而並進品咸有而及時誠可美歟

南陔古孝子相戒以養餘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

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十篇為什既非孔子之舊則先儒欲復為南陔之什亦未可信毛公出於前漢既以南陔三篇附之文武之小雅必有師承為文武之詩不若姑仍其舊考之鄉飲酒禮燕禮六篇皆笙詩意其非人所歌故無有習其辭者是以亡之然孔子所存之詩幸有其義又有六月之序可據豈當置而不論晉人束皙補著其文雖未必盡得古人之旨因其義

而考之取其合者或可以見聖人刪詩之意亦學者所當知也哲補南陔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南陔者養萬物之方蘭以喻君子孝子以君子自處而心眷戀於庭闈有合於孔子立身揚名之說此相戒以立身為養親也又曰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鳥能哺其母而不能敬孝子自謂徒知以養為事不知以敬為本是與鳥相似也有合於孟子愛而不敬之說此相戒養親以敬也夫平居能相告戒如此則孝友不缺矣哲補白華詩曰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白華潔白之物幽薄喻處

於衆庶孝子以白華自比而代父當門如磨錯之自勵有合於曾子大孝尊親其次不辱之訓又曰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言孝子淡然無私欲物莫得而點污如晨葩然有合於孟子好貨財私妻子之戒事親者能如此則廉恥不缺矣哲補華黍詩有曰黓黓重雲濛濛甘雷黍發稠華禾挺其秀此言時和歲豐有合於既需既足生我百穀又曰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穡此言宜於黍稷有合於曾孫之稼如茨如梁如此則蓄積不缺矣

南有嘉魚樂

洛下

與賢也大

秦

平之君子至誠樂與

四百三
賢者共之也

成王小雅之首特取樂與賢之詩以明處太平之世尤不可不盡誠以與賢與賢以誠則賢者留而治可保苟貌與之而誠不加焉則賢者去之矣夫賢者之去留天下之休戚繫焉故與賢之禮廢則賢者不安其位而天下之民將不得其所是以人主以與賢為急所以樂與者至誠之謂也序詩者未嘗輕以至誠許人君特於此序舉以美成王然則成王於學之為王者事已有緝熙光明之漸信乎頌者雅之積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張教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五放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所諫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

且苦

南有樛

居此

木甘瓠

力追

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指周南也烝衆也罩籩也汕櫟也君子成王也嘉賓賢者也嘉魚魚之美者甘瓠瓠之甘者騅鳥之一者三物雖皆以喻賢者然一章曰罩罩恐其逸故罩之使入也二章曰汕汕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此言人君之善與賢者處也三章曰累之乃瓠之自累四章曰來思乃騅之自至此言賢者之喜仕於王之朝也四章皆言待賢者以燕禮始言其樂好次言其術樂次言其綏而安之次言其又

欲燕之非至誠安能有加無已如此思語助也既燕而又欲燕亦有思意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成王既與賢矣又曰樂得賢成王既太平矣又曰立太平之基何也竊謂小序言得賢謂成王以得賢者在朝所以樂也大序言太平之基推原成王所以能立太平之基者以得賢故也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為用也能處之乃能用之然後太平之基可立故不能用賢則為國之基墜可不信哉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洛下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

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居良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考

北山有杻女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

茂南山有枸俱北山有棟庚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

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臺夫須也可以為簔笠菜草也可以為菜茹桑可以蠶楊可以舟杞也李也枳枸也皆可以食啖栲山樗也杻櫨也棟山楸也皆可為器用賢者有益於人之國猶草木之在山

不特為之蔭庇而且有用如此君子得賢之助可謂樂矣以國家言之則本固而歷數無期名顯而歷數無疆以君身言之則為民父母而令聞無窮遐不眉壽而令聞益著身其康彊而子孫逢吉用賢之效有如此者黃髮白復黃也耆面凍梨色也保安也艾老也言不獨身享眉壽黃耆之福子孫亦獲耆艾之壽也是詩五章皆比而賦之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哲補由庚詩曰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言王道平夷則物自全其性命人君將以

遂物之性亦本於王化之柔和有合於致中和萬物育之說又曰四時遞謝八風代扇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此言王化既柔則時序風氣無不得其和有合於贊化育與天地參之說如此則陰陽不失其道理矣哲補崇丘詩曰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物斯大又曰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此言古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時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天如此則天地之間無物不遂矣哲補由儀詩曰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又曰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此言古者不

風不暴不行火田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
 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罟羅
 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
 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故鳥獸魚鼈皆得其所如
 此則天下之物皆不失其道理矣

蓼

六下

蕭澤及四海也

說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竊謂恩澤
 下流無內外之間非專為四夷也書曰州十有二
 師謂諸夏也外薄四海謂四夷也繼之以咸建五
 長則內外並舉是詩澤及四海者正謂由諸夏以
 及四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息

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

今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如

既見君子

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乃

既見君子孔燕

開

弟

悌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

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儻

徒

革冲冲和鸞雝雝

萬福攸同

蓼長大貌蕭香草也滑露聚貌瀼瀼重貌泥泥濕
 貌濃濃厚貌既見君子來朝而見天子也諸侯朝
 王必有恩數以及之故以露之濡蓼蕭為喻一
 章謂諸侯見天子其心既莫不傾盡故天子與之
 燕飲笑語情既無間則讒毀難入所以有美譽而

可安處也二章謂諸侯見天子被天子之龍光於是稱頌天子之德施於我者既無差爽願其壽考無忘此也三章謂諸侯見天子燕樂之際天子甚樂易宜兄弟謂同姓諸侯於是咸祝頌天子欲其有令善之德壽考而豈樂也四章謂諸侯見天子被乘馬路車之賜脩草沖沖而垂和鸞雖雖而鳴於是又祝頌天子萬福皆備以此報上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湛直減露天子燕諸侯也

燕以示慈惠禮不嫌於厚故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甸人執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然所

謂宵亦以禮意未盡雖逮宵可也亦不可以為燕禮之常詩之所詠亦記成王一時待諸侯之厚如此學者不可不知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希厭厭於鹽夜飲不醉無歸湛湛

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

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於宜其實離離豈

弟君子莫不令儀

蓼蕭以恩數寵諸侯故廢則恩澤乖湛露以燕飲親諸侯故廢則萬國離二詩正一時之詩故皆以露起興湛湛多貌厭厭安貌一章以露之潤物非見日則不乾喻君之安然燕飲非醉則不止以醉

四百十六
為期故未醉雖至宵可也二章以露之在茂草喻
天子燕同姓之諸侯考成也在宗子尤貴於成禮
也蓼蕭以宜兄弟為同姓則此詩以在宗為同
姓何疑之有說者乃為夜飲必於宗室謂路寢之
屬果爾則是燕必以夜豈天子待諸侯之禮況與
燕禮宵則執燭之意異邪三章以露之在杞棘喻
天子之燕諸侯而明信之見於德者無有不善四
章謂椅桐之實得露之膏潤而離離喻諸侯被天
子之恩澤充足飽滿而天子之樂易見於儀者無
有不善此詩人形容天子之有德有儀如後世樂
章必頌君德是也說者以顯允君子豈弟君子為

諸侯夫君子之名天子諸侯固可通稱而蓼蕭湛
露既為同時所用之樂章豈得前篇以君子稱天
子後篇以君子稱諸侯況前篇既以令德壽豈稱
天子矣而後篇又以豈弟稱諸侯可乎是詩四章
皆比而賦之也

彤徒冬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燕杜預釋之
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弓矢
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燕樂此言周之舊也至東
遷以後平王以賜晉文侯書文侯之命是也說者

謂平王立文侯有迎送安定之勞此謂有功於王室也襄王以賜晉文公見之左氏傳為文公獻楚俘于王之故此謂有功於攘夷狄也然文公之敗楚師功大於文侯故襄王遂策命晉為侯伯使專征伐以正諸夏凡彊陵弱大并小皆得以制之此先王維持諸夏之意也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彤弓昭尺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昭尺今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昭尺今受言橐古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報呼之鍾鼓既設一朝醕由之彤赤也昭弛也凡弓皆漆賜則赤一而黑十以赤

為重也造弓工成則獻於王王受而藏之以待好賜其藏之也載以抗之橐以韜之嘉賓謂諸侯之有功者於是王者既以彤弓表中心之至意非王中心之所喜非王中心之所好不足以得此既蓋貴此賜不輕予也既賜之遂燕之所謂覺報燕也鍾鼓盛樂也舉鍾鼓而言則儀物之盛可知矣一朝亦取終朝之意謂禮意之厚終朝而不倦也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曰公當饗卿當燕則饗禮重於燕明矣然饗以訓恭儉故不過於終朝燕以示慈惠故不嫌於夜飲左氏傳曰鄭饗趙孟禮終則燕此饗不過終朝之說也饗雖不過終

朝蓋尊之而不媿也故曰右之有獻疇焉尊之而不踈也故曰疇之是詩三章皆賦也

菁菁

子丁下同者莪五何樂洛下

育材也君子能長張育人

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天下固未嘗一日無才人才亦不可一日不養學校者養才之地也自非人君之仁中心好之往往以無近效而不加意者多矣是詩之序上言樂育材下言天下喜樂蓋人君以能養材為樂則人材亦以其得其養為樂說者謂正小雅二十二篇皆因事而歌菁菁者莪其天子行禮於學校之歌歟傳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表記以豐

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為周家數世之仁蓋自文王有豐水之辟靡而詩有於樂辟靡之歎武王有鎬京辟靡而詩有無思不服之詠今成王太平不忘學校詩人謂之樂育材豈非文武貽謀有自耶所謂數世之仁者如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洛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泚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芳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蒿屬物之至微者而能菁菁然茂盛以中阿中泚中陵皆地之美有潤澤以養草木故得遂其性

也古者五貝為朋漢置貨貝五品每品以二為朋百朋言錫予之多也學校者人君養材之地有師友之訓有絃誦之習校試有法庖廩有繼所以待士者厚矣視莪之菁菁何足道哉然而人君之未視學也則不能不以為憂憂之如何憂其不好士外雖厚其養而非中心之所欲也及人君之既視學則多士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視君子接我之威儀則知其不嫚士矣視君子賜我之百朋則知其不輕士矣安得不樂安得不喜乎卒章自謂多士之材如以楊為舟可用以濟始者未見君子懼其不見用故如舟之汎然於中流則沉則浮心靡有定今既見君子故我心休休然不復有私憂過計也百朋者厚下之禮也威儀者接下之儀也故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言補傳卷第十七
 詩補傳卷第十七
 逸齋
 文武小雅一詩廢則一事缺已於諸篇言之屬五
 盡廢小雅故變小雅無其詩併著其失於六月之
 序以明宣王中興自六月始其不得為正雅則非
 特厲王之過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
 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
 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
 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
 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

詩補傳卷第十七

變小雅

逸齋

文武小雅一詩廢則一事缺已於諸篇言之屬五
 盡廢小雅故變小雅無其詩併著其失於六月之
 序以明宣王中興自六月始其不得為正雅則非
 特厲王之過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
 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
 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
 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
 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

四百四
言不仁卷一
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
類直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
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
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凡詩言月皆夏正如正月十月之交四月是也月
令季夏之月不可起兵動衆司馬法冬夏不興師
今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孔棘不遑卹也詩人方
且詠歌其事為宣王小雅之首蓋當厲王大壞之
後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之時宣王能厲兵秣馬張

皇威武一振衰微之氣是誠可尚也宣王南征北
伐之詩皆敘其既歸之情蓋燕勞之樂章也文武
則有遣有勞宣王無遣將率戍役之詩以見倉猝
急遣不暇燕也

六月棲棲西戎車既飭四牡騤騤求龜載是常服玁狁
孔熾尺志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猶皇皇不遑安之貌戎車即周官車僕所掌
五等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
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所謂五戎也飭謂簡閱
齊正也騤騤馬之行彊而有節也常服即周官司
服凡兵事韋弁服也玁狁既甚熾是用急以六月

出師士卒謂王非私意欲以一正王國誠不得已也

比志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

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物四驪言其比齊其毛物四馬皆驪色也言其

馬之衆也閑之維則言其教閱有素馬皆閑習而

有法也我服既成即兵事之常服也于三十里師

行日三十里也師行之始將士皆能明上之意謂

我以王命出征非有他也蓋欲我佐天子攘夷狄

以安中國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顛玉容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

翼共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將士既以王使出征為喜於是自矜其車馬謂脩

飭而廣大顛然可觀雖薄言伐玁狁可以即奏大

功況我之師衆皆能嚴整而相輔翼以此而共武

事之服則安定王國必矣常服者將帥常日之服

武服者則甲冑之類是也

玁狁匪茹如整居焦穫護侵鎬胡及方至于涇陽織

文鳥章白旆央央英元戎十乘繩以先啓行戶

茹度也整無憚貌言玁狁之罪可謂不茹度矣既

整居周家焦穫之地又侵我鎬方漸至涇陽矣逼

近之甚豈可不問哉今旌旗動色咸有欲戰之氣

或為徽織之文或畫鳥隼之章而繼旒之白旒則
 央央然鮮明使元戎以十乘先士卒而啓行也夏
 曰鈎車先其正者也商曰寅車先其疾者也周曰
 元戎先其良者也以其良者先行猶今之所謂選
 鋒也

戎車既安如輕二竹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
 狁至于大秦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此言戎車之安固軒輕前却無不可者四馬皆健
 而且習薄言伐玁狁已至于大原言逐出之遠也
 於是歸功於大將謂吉甫有文武之才可以為萬
 邦之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御諸

友魚白鼈臙臙脰臙鯉臙侯臙誰在矣張仲孝友

此言吉甫來歸天子燕勞而喜之既多受福矣謂
 受爵賞之福也吉甫於是述上意之厚謂自鎬而
 歸其行已久所可樂者燕飲之禮得進諸友而共
 之舉其殽之美者如魚鼈臙鯉以見他物皆稱是
 又於諸友之中稱張仲之賢謂在此者誰歟乃孝
 友之張仲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吉甫此行
 自非張仲推孝友之德視國事如父母之事視將
 帥如兄弟之愛安能成功哉吉甫所稱諸友皆天
 子之大臣與燕者詩人多指同僚為朋友終則獨

稱張仲疑大臣之主吉甫者然則六月之功所謂將帥和而士豫附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采芑起宣王南征也

南征謂蠻荆也獫狁在北則用兵薄伐驅之于大原使之遠遁蠻荆在南則師干之試使之來威而遂已此征伐之辨亦以見宣王未嘗以窮兵多殺為功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芑側畝方叔涖利止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

有頍許簞弗魚服鈎膺脩條革

芑穀之美者亦菜名此詩言二歲之新田一歲之

苗畝民居之中鄉不應指菜蓋以田畝善養嘉穀以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大雅曰豐水有芑詩人於文武士皆以芑為喻也芑以喻士卒新田苗畝中鄉言養之有素也采芑謂采擇而用之行陣也以素養之士而得方叔之賢以涖之可謂將士俱善矣方叔之涖軍總三千乘之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而言之可謂盛矣然詩人言三百三千皆取其盛未必實然也師干猶言兵甲試者閱習也率止者率士卒而行也四騏謂四馬皆騏色也翼翼健而順也路車金路也頍赤色也其車以方文之簞為蔽其矢以海魚之皮為服

鉤膺謂以金為鉤馬膺之飾也條革以革為轡馬首之飾也言車馬之盛如此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英方叔率止約軹祈錯衡八鸞瑒瑒羊服其命服朱芾弗斯皇有瑒葱珩衡

交龍為旂龜蛇為旒央央鮮明也約軹車之轂以皮約而束之也錯衡車之衡以雜物而飾之也朱芾諸侯黃朱芾也葱珩三命葱珩也斯皇色之明也有瑒聲之和也言車服之美如此

必惟歟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鉦征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

隼鷁屬歟飛疾貌喻師之迅速其行如隼之戾天其止如隼之爰止也方叔涖而率之鉦人擊鉦鼓人伐鼓陳師謂布其陣形也鞠旅謂合其行伍也士卒皆服方叔之明信故進而伐鼓則淵淵然其聲深以遠退而振旅則闐闐然其行盛而整言師之出入如此鞠皮球也合其皮而為之卒伍之聚取其合也如毬然以兵團名官蓋取諸此

蝨尺蝨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信訊獲醜戎車嘽嘽吐嘽嘽焯焯雷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蠢無知也荆州之蠻乃與中國為讎敵可謂無知也方叔雖為時之大老而其謀方克壯宜其一率師而出即奏捷獻囚而歸而來歸之日戎車嘽嘽則馬聲之衆焯焯則車飾之盛如雷霆之震耀曾無衰惰之狀可謂全師而歸矣蓋由方叔之明信已見於北伐之日故蠻荆聞其威名而畏服不勞征討也詳味詩人之言方叔可謂賢將矣燕勞之詩歸功將率文武之故事也是詩四章三章比而賦之卒章賦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如夷狄復文武之竟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扶會諸侯於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宣王復古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視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已近之而二雅之詩皆不列於正雅何哉豈以厲王大壞之後縱能興衰撥亂卒不能及文武成王之盛歟是殆論其時非論其德也竊意宣王雖為中興之賢主而漸不克終箴規誨刺之詩相繼並作亦猶衛文鄭武雖為春秋之賢諸侯不齒於正風也故非文王不得有正風非文武成王不得有正雅詩之取與其嚴矣乎如是詩之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皆有復古之實卓然為中興之冠

前則六月采芑後則吉日鴻鴈誠可以繼正雅而無愧亦豈可少貶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駕言徂東

周官言攻木之工攻金之工則攻為治也一器而

工聚焉車為多故以攻為貴也同齊也宗廟齊毫

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彊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充

實也謂四牡之充實甚壯也東洛邑也謂備車馬

往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田車謂田獵之車皆善也四牡謂駕車之馬皆壯

也甫草謂甫田之草也此就東都大田之有草者

行田狩之事也田者必艾草圍田獵之處以為之

防未田或舍其中以褐纏通帛旃竿為門以裘纏

楹質為楸門廣於車八寸將田驅車而入車軸擊

門傍旃竿者則不得入以罰其不工門有二並南

向天子六軍分為左右左者之左門右者之右門

不越部伍教戰既畢士卒皆出乃驅禽納之防然

後焚而射焉天子發諸侯次之大夫士次之天子

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

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建旒設旒搏獸于教

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此時以夏田前言行狩獵

之總名也噐噐選徒之聲也旒以致眾故選徒必
 建旒而設牛尾於旒之首敖山名選徒旣畢因今
 搏獸以校其勇也說者謂甫田易野也易野以車
 為主故用以選車田車旣好是也敖險野也險野
 以人為主故用以選徒選徒噐噐是也雖分車徒
 為二亦教戰之法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

昔會同有繹亦

奕奕眾大貌繹聯屬貌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赤芾
 即朱芾也朱赤色相似故通言之金舄即赤舄也
 金赤色相近故託言之說者謂赤芾為臣道加金
 為舄近於鑿也此言諸侯來會車服之盛也

決拾旣攸

次

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助我舉柴

子

決鈎弦也著右手以護大指也天子用象骨為之
 拾遂也著左臂以遂弦也以韋為之攸謂指臂相
 攸比也調謂弓彊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旣同
 謂皆同力於射禽也助我舉柴謂助我獲禽如積
 也此言射之精也

四黃旣駕兩驂不猗

於

不失其馳舍

拾

矢如破

四黃四馬皆純色而兩驂不偏附也御者不失馳
 驅之法故射者如破而命中也此言御之良也射
 御相資御良則射中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

茅

不盈

田事既畢軍旅齊肅唯聞蕭蕭馬鳴之聲見悠悠
 旆旌之狀以號令精明故徒御莫有怯惰而善驚
 者於是將頒禽焉一曰乾豆謂以上殺為豆實以
 供宗廟二曰賓客謂以次者供賓客三曰充君之
 庖謂以下殺充庖厨自左髀射之達于右膈為上
 殺謂自脇後達肩前也射右耳本次之謂自左射
 之達右耳本次也射左髀達于右髓為下殺謂自左
 股外達右脇也以死之速為上遲為下故也面傷
 不獻謂射中面者踐毛不獻謂在傍逆射者不成
 禽不獻謂傷小弱者禽雖多擇取三十焉謂每禽
 取三十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田雖多

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遜取不以勇力取
 故也大庖君之庖也所取止此可謂不盈矣
 之子于征有聞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君子宣王也頒禽既訖已事而歸謂有司此之征
 行但聞出師之名不聞出師之聲皆由宣王能素
 練之嚴整使然信矣宣王誠為大成武事也一章
 言車馬之脩遂如東都二章三章言車徒既選遂
 行田狩四章言諸侯會同車服之盛五章六章言
 射御之善獲禽之多七章言頒禽之衆充庖不盈
 八章言軍旅之肅王事大備序所謂復文武之境
 土則二雅所詠南征北伐親諸侯平淮夷之類是

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詩人之美人君多舉一事終始言之以見其餘可知也吉日美宣王田獵爾而序詩者謂君能慎微接下臣能自盡以奉上蓋於田獵一事知之也且田非重事也既謹日而祭馬祖又謹日以差我馬則必能致謹於國事矣因田而得禽非厚獲也猶為醴酒以御賓客則必能與之食天祿矣虞人既聚獸必於天子之所左右皆取禽共天子之燕則他日必能用命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外事以剛日戊剛日也庚午前二日即戊辰也伯馬祖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將用馬之力必祭馬之祖謹其事也車攻而馬壯則升陵阜而從禽獸之醜類無不獲矣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憂鹿麇麇漆沮七餘之從天子之所

庚午亦剛日也差擇其馬所謂田獵齊足尚疾也於是虞人驅獸而同之舉鹿之牝者言之尚麇麇而衆多他禽當稱是也故自漆沮驅獸至天子田

所見其盡力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表驕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

祁衆也謂中原之獸甚衆有或趨而儻儻或行而

俟俟或三為羣或二為友於是左右之從田者悉

力相率取禽以共天子燕賓客之用

既張我弓既挾洽我矢發彼小狔巴殪於此大兕徐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豕牝曰狔兕野牛也天子既張我弓挾我矢一發

而得小狔左右則悉力以殪大兕以見小大畢陳

王於是以此物進賓客而酌醴示不專饗也田獵

一事終始如此天保君能下下臣能報上亦何以

異宣王明文武之功業蓋於吉日而可見是詩四

章皆賦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來代

還定安集之至于矜頑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為使臣之詩先儒之說是矣然不必以鴻鴈

比使臣蓋詩有哀鳴嗷嗷之語使臣豈至是哉故

學者疑焉蓋求之序詩意自明序言萬民離散不

安其居鴻鴈隨陽往來莫有定處正萬民離散之

喻也宣王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

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豈人君自為之哉必有使

者將明命宣德意而行之故萬民雖衆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然則鴻鴈之詩爲使臣而作明矣

鴻鴈于飛肅

所

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

大曰鴻小曰鴈肅肅整而有聲也鴻鴈飛必成行列故以喻民之離散相攜持而去也之子謂使臣也車攻以有司爲之子亦此類也老而無妻曰鰥

老而無夫曰寡使臣之行驅馳原隰所謂劬勞于野也訪問及可矜之人尤哀此鰥寡必有恩澤先

於無告之民故於首章及之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

表百堵皆作雖則劬

勞其究安宅

中澤澤中也垣牆也究終也民之離散不免暴露如鴻鴈之集澤中使者於是爲之經營垣牆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百堵同時而作雖則勞苦其終可以安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離散之民喜使者之來皆合辭告訴如鴻鴈之哀鳴嗷嗷使者於是告之曰凡爾庶民有哲而知人者有愚而無知者我被命而出哲人則知我劬勞於國事愚人則以我宣示其驕耳是詩三章皆比

詩補傳卷十七

十三

通志堂

而賦之也

庭燎

力紹下同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金之

箴猶鍼砭然有疾則當施之百官之箴王闕亦必見其有闕而後箴豈無故而為之哉夫進銳退速固有此理使宣王能自彊不息終始如一亦安可非也今觀詩之三章首章以夜未央而問次章以夜未艾而問卒章以夜嚮晨而問則宣王怠意已見視朝漸晚矣庸可以勿箴乎傳言官箴王闕謂各因其所居之官而獻箴庭燎之箴其司烜之屬所為乎其後宣王夜卧晏起至煩賢后脫簪待罪詩人之箴信於著龜也

夜如何其

基下同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鳴聲將

將

羊七

夜如何其夜未艾

蓋五

庭燎晰晰

世之

君子至止鸞

聲噦噦

會呼

夜如何其夜鄉

許亮

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

言觀其旂

未央夜未及中也未艾夜未盡也嚮晨夜近曉也鸞聲車之和鸞也庭燎者即周官司烜之所供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始言之光終言晰晰卒言有輝皆言明且協韻也詩人設為宣王之言初以夜未央而問既而至未艾而問既而至嚮晨而問豈非已漸有怠意乎與其太蚤而易怠孰若有常而可久夫未明則君子之來朝特聞其車音耳將

將聲和也噦噦聲徐而有節也既明則見其旂色此蚤晚之辨也先言美而繼以箴謂前可美而後可箴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沔善水規宣王也

規正圓之器也物不圓者規之使圓正諫之義也傳曰近臣盡規謂規切人主近臣之職也卒章有讒言其興之戒必宣王頗惑讒言不親諸侯故近臣規之也

沔彼流水朝直宗于海歟彼飛隼息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于山乃理性之自然喻諸侯必知尊王室嗟我兄弟與國人朋友莫肯以亂為念誰無父母何忍與訛造謗以相及乎蓋當時必有讒言起於兄弟國人朋友之間故為此言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井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彌忘

沔然之水今湯湯放溢而無所入歟然之隼今飛揚而無所止喻被讒者不得安其職守念彼不循理之讒人使我載起載行心之憂懼不能自已也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卒章被讒者能自反謂尤人不如責己但能如隼
 之率循中陵而安於義命則訛言之民寧不少懲
 乎言亦當止也我於朋友既盡其敬讒言豈必興
 乎言亦當息也不敢望上之察姑欲自脩以弭讒
 規王之意不既深矣乎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其師傅之作歟他人之言不當直謂之誨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樛託它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是詩終篇皆取物為比詩人寓意甚微視他詩為
 特異又偶無大序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
 舉賢用滯可以治其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
 者毛鄭在眾說之先意必有師承今取毛鄭之說
 斷一篇之大義殆無餘蘊諸儒例不之信獨何歟
 臯水中之澤也園山中之毓草木者也詩人於水
 取鶴與魚於山取檀也樛也穀也石也以喻賢之
 小大皆當舉而用之謂賢之大者則雖身隱而名
 著如鶴之鳴于九臯深遠之地而上聞于天下聞
 于野而其小者則滯於下如魚之潛伏于淵渚此
 取澤中之物以為喻也賢之大者則能任重而致

遠如檀有堅美之質可為輪輻之用而其小者則滯於下如稗之穢雜亦可以糞其本如穀之惡木亦可以績其皮如石之粗厲亦可為錯以利器攻玉以成文此取園中之物以為喻也詩人誨王於賢之大而有望實如鶴如檀者則舉而置之高位如舜之選眾舉皋陶於賢之小而沈滯者則兼收並用如堯之野無遺賢則可以治其國矣所謂求賢於未仕者如此蓋毛鄭之意也詩人嘗以嘉魚喻賢者以伐檀喻君子則毛鄭之說不為無據一說謂詩傳之誨王當切於王身其大則王之言動其次則王之好惡也鶴之鳴也魚之潛也自以為

處於高深人所不聞不見也然鶴之聲下則聞于野上則聞于天未免為人之所聞魚或由淵而出乎渚或由渚而入乎淵未免為人所見故以喻王之一言一動無隱而不形舉二物而言所以誨王當戒謹於所不睹恐懼於所不聞也園之有檀木之堅美可貴者也他山之石物之粗厲可賤者也然檀之下有稗之穢雜有穀之惡木豈盡可貴乎石可用為錯以利器攻玉以成文豈盡可賤乎故以喻王之好惡取舍不可不謹舉二物而言所以誨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亦通似不若毛鄭終始於用賢之一說姑存之是詩二章皆比也

祈父甫下刺宣王也

宣王即位二相輔之有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至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說者謂至是始衰是詩為刺宣王首篇乃爪牙之士怨司馬軍政之不脩致我於憂恤夫以宿衛之士而從征役使不得養其父母豈非王政之闕歟二相即周公召公謂之共和者是也共和之政凡十有四年召公人皆知為召穆公虎獨周公不著其名或謂史記周宣王時有樊穆仲韋昭曰穆仲仲山甫之謚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曰食采於樊疑周公即仲山甫也仲者姬姓之次子也山甫其

字也穆者其謚也樊者其封邑也漢杜欽乃謂仲山甫為異姓之臣彼蓋以仲為姓不知仲為次子之說也二公皆謚曰穆亦共和之意山甫豈後嘗封於樊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穢

祈父司馬也書亦有圻父說者謂掌封畿丘甲此詩宿衛之士自喻以爪牙謂當扞衛王室何為轉移我于憂恤之地使靡有定處乎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祈父亶不聰謂豈不聞我有父母而輕

用我以戰使老母自尸饗殮之事此我之甚憂也
不敢怨上歸過於司馬詩人之意微矣是詩三章
皆賦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白駒刺宣王不能用賢賢者去之詩人眷然欲其
留心乎愛君故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陸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

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郭繫之維之以永

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良馬以比君子伊人指賢者也皎皎白駒喻賢者
有潔白之德宜在朝廷今乃退而家食如白駒無

莖秣之養而食苗食藿於場圃故詩人欲繫而絆
之維而繫之維不能久留使一朝一夕之永得賢
者暫逍遙於此為嘉客於此亦我心之願也

皎皎白駒義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

游勉爾遁思

賁光采也思語辭也此章勉賢者之留謂賢者為
邦家之光儻能來賁朝廷為公為侯則逸豫亦自
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邪蓋言賢者之用庶政
脩舉可以久享逸樂也於是戒其母過於優游自
逸勉其母決於遁去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一束其人如玉母無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章不欲斥王不能留賢第言賢者遁於寂寞之鄉如白駒在空谷所享止生芻一束之薄以喻賢者廉貧甘於苦淡其德如玉之潔白不可得而點染然詩人愛君之心不能自已又祝賢者毋自金玉其言而有遐遠朝廷之意尚冀其來忠告其君以善道也為此詩者其亦賢矣乎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黃鳥刺宣王也

宣王初政民之離散者能勞來還定安集之風俗固嘗相親睦矣至其末年王政漸衰民俗漸薄如

黃鳥我行其野是也二詩之序皆不明言所刺然

黃鳥言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故說者以為適異國而失其所者我行其野言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故說者以為從異國之昏姻而不見恤者詩辭亦可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相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倉庚也以遷于喬木為得其性亦未嘗下拾

遺粒今乃集于穀于桑于相皆下于喬木而啄人之粟之梁之黍可謂失所矣譬之適異國之民而所至之邦人不能與之相善故曰不我肯穀不能與之相知故曰不可與明不能與之相安故曰不可與處於是思歸故國復依族人與諸兄諸父也國風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之謂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是詩卒章有舊姻新特之說乃舊日之婚姻人情易以衰薄也

我行其野蔽芾味方其樗書刺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

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蕞六勅昏姻之故言

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蕞福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支以異

適異國者因所見以起興謂我行於野見蔽芾之

樗雖為惡木猶可庇而息我以昏姻之故謂可就

爾居處矣爾既不能養我故欲反故國是樗之不

如也見采蕞者雖為惡卉猶可以療疾我以昏姻

之故謂可就爾止宿矣爾既不能養我故言欲自

反是蕞之不如也見采蕞者雖為惡菜猶可以為

食爾乃不能思我舊日之昏姻但求新昏以為特

異成實也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新
 昏為特異故棄我耳是蓄之不如也特猶今人言
 特出不羣所謂異也說者以特訓匹國風實維我
 特亦既辯之矣是詩三章皆與兼賦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禮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覺說者謂設盛食以落
 之此宣王落成之詩祝頌之辭如張老之善頌善
 禱也宣王小雅終於斯干無羊玩其辭當在箴規
 誨刺之先蓋作於宣王方盛之時斯干言兄弟似
 續及男女之祥亦幾於文武天保之福祿無羊言
 牛羊遂性及豐年富庶亦幾於文武魚麗之盛多

以中間不能無失既不得為正雅矣故以二篇為
 小雅之終宣王大雅無刺之之詩亦此意也斯干
 無羊不列於大雅亦以考室考牧為政之小故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安流也幽幽深遠也干謂大水之傍也山謂
 終南之山也宣王作室臨水面山形勢之美如竹
 之苞謂根本之固也如松之茂謂枝葉之密也宜
 其聚國族於斯兄弟則和好輯睦無相圖之事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嗣也續繼也妣祖周之先世姜嫄后稷而下皆

是也宣王作室蓋所以繼嗣其先之基業故多至於百堵戶必於西南蓋北則正寢東則東宮也於是而居處於是而笑語也

約之閣閣椽陟之橐橐風雨攸除直慮鳥鼠攸去君子

攸芋王遇

約者以繩束板也椽者以杵築土也閣閣形之端直也橐橐聲之堅實也言牆墉之端直堅實則可以除去風雨鳥鼠之患君子居此所以蕃盛也芋當作去聲與除去協韻字書謂草盛貌

如跂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輝斯飛君子攸躋

跂立也棘急也制度之嚴正如人之跂翼而不偏廉隅之繩直如矢之行急而無枉其簷阿之峻如鳥之驚而竦顧謂其勢之騫舉也其丹雘之新如翬之飛而舒翼謂其文之煥散也此章言其堂也故宜君子外而聽事焉

殖殖市力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快其正政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殖平也覺明也庭謂宮庭之內貴其平也楹謂兩楹之間貴其明也噲噲氣咽貌猶言下氣也噦噦徐貌猶言柔聲也正正寢也冥奧室也君子處正寢欲其靜而無暴氣故曰噲噲處奧室欲其和而無

疾言故曰噦噦詩人形容君子之辭氣有雖雖在

宮之意此章言其室也居室如此所以攸寧也

下莞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

何維熊維羆彼維虺許維蛇

草叢生於水曰莞可以為席竹叢生於陸曰慈可

以為簟寒暑之用也故以上下言之寒暑用物得

宜故寢乃安寢安矣則寢興俱無患而吉夢形焉

吉夢維何男女之祥也此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者當時在位之人有德者猶言碩人也宣王

既得吉夢故命大人占之俾大卜之屬占其吉凶

也占夢之官於是言其兆謂熊羆在山且彊力壯

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在穴且柔弱隱伏故為女

子之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

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乃生男子寢之牀衣之裳弄之璋皆尊之也乃生

女子寢之地衣之裼弄之瓦皆卑之也璋以玉為

之貴可知也不必為臣之職瓦以土為之賤可知

也不必為紡之具男子則聽其泣嗶嗶知其他日

佩朱芾為君為王女子則欲其無過可指無善可

稱他日在中饋無遺父母憂耳此二章雖皆禱頌之辭然非王者之夢安得有此祥邪是詩九章皆賦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牧養雖為政之小然犧牲於是乎出亦國家之先務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以牛羊衛為狄所逐齊侯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以此知牧為國之大事而牲殺不備不可以祭武王數紂之罪曰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庸可以政之小而忽之哉宣王當板蕩之後室牧之政皆廢宣王能以次脩舉考室於先既知所以為似續之計考牧於後又知所以為

爾牲之具二詩之美誠中興之不可闕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而純爾

羊來思其角濺濺莊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羊以三百為一羣謂每羣皆三百也牛以九十為

一牯謂每色皆九十也羊火畜也故其性好舐觸

今言其角濺濺則比聚而不觸也牛土畜也故其

病則耳燥今言其耳濕濕則潤澤而不病也思語

辭此章言牛羊之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蓑何

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牛羊衆多必求水草之地而牧之阿者草之所生

池者水之所鍾寢言其息也訛言其動也牧人持
 雨具齎餼糧從牛羊之所宜適所以蕃息各以其
 類別之為羣皆至三十之多則以之供天地宗廟
 社稷羣祀之牲無不具矣此章言牛羊之遂性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
 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麤曰薪細曰蒸牧人有餘力取薪蒸以歸而牛羊
 以時合其牝牡此牧事向成矣所慮者惟羊善耗
 敗耳今視其羊皆矜矜然若知自愛也兢兢然若
 知所畏也如此則無騫崩之患矣羊有疾輒相汗
 故以騫崩言之其下來也不煩鞭箠麾以肱即皆

登牢棧言其馴也此章言牧事之成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

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溱溱

牧事既成牧人休暇而吉夢形焉乃獻其夢于上
 大人占之知其為正夢陰陽和則魚衆多故夢衆
 魚則為豐年龜蛇為旒陰物也鳥隼為旒陽物也
 故夢旒旒為室家有室有家則子孫蕃衍也故曰
 溱溱考室之夢人君之夢也考牧之夢牧人之夢
 也貴賤之不同而其夢皆出於正蓋由心之逸樂
 故能以和召和休祥之應可以類推此二詩皆終
 之以吉夢為中興之美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補傳卷第十八

變小雅

逸齋

節南山家父南刺幽王也

家父疑周之世大夫也至魯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末已七十五年非作詩之家父明矣然世祿之家同號同字則有之同名則不可或謂春秋書其字且求車非美事不宜有書字之褒而況是詩曰家父作誦豈有作詩刺王而以字自命耶意周大夫別有家父者偶同名耳左氏傳載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或謂此詩古止名節如抑之類然傳所載孔子讀詩亦

曰節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徒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古

節高峻貌巖巖石貌赫赫顯貌師周三公也師尹

尹氏為師者也惔內熱貌斬絕也監察也南山人

所瞻仰喻居三公之顯位民亦皆仰之如山而所

為不善使人積忿熱中畏禍至不敢戲言如此則

國祚卒於斬絕王何為不監察之乎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宜於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

瘥祖何喪亂弘多民言無嘉七慳感莫懲嗟

倚盛也瘥病也薦重也與荐同義慳痛也與慘同

義山氣潤澤平均故草木之實人望之皆猗然而
盛師尹居三公之顯位而不能持平均一所用皆
瑣瑣姻亞而君子則棄而不用故乖氣所感上則
天降荐臻之病下則民罹喪亂之多今民之怨讟
出言不善矣我所痛者王不能懲創咨嗟求所以
止之也

尹氏大秦師維周之氏丁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

是毗尸婢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本也又星名爾雅曰氏天根也說者謂角亢下

繫於氏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也與本同義均平

也與鈞同義維持也與綱同義毗輔也弔哀也三

公為國之根本當秉持國均為四方之綱上以輔佐天子下以覺悟斯民柰何天不哀下民而使尹氏在此位豈宜視其將空我之國而不恤眾民乎假天為言怨王而不敢斥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素姻亞則無武臚仕

仕猶用也罔猶無也夷乎也臚美也兩壻相謂曰亞壻之父曰姻此章刺王不親庶政而專任師尹下民所以不肯信服王既不能詢問君子不能任用君子勿謂國無君子也但君子皆用是自務平夷用是自務退已無為小人所危殆耳今視在位

皆師尹瑣瑣之姻亞無有能美其所任之職者猶言不能善其職也

昊天不傭龍降此鞠凶誣山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麗君子如屆戒俾民心闕穴若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均也鞠合也誣亂也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闕息也夷平也違去也上章既言在位皆小人此章望王用君子以止亂謂小人肆為不善無所歸咎皆由昊天不均降誣亂如鞠之合昊天不順降乖戾如此其大君子如肯至而任事則民之憂心當少息君子如平夷無患則民之怒心亦皆去矣鞠之為物合皮而成詩人每用之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
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此言王既不能用君子是我民不見哀於昊天故致亂無有定日也式月斯生謂亂方且月益生而未已民何由而安哉我所以憂心悶憤如病酒者之甚也國成謂國之成法如網紀制度之類是也秉國均者大臣秉國成者人主也不敢斥言王故云誰也刺王不自為政卒使民之勞苦誰之過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刺項大也蹙縮也此章言亂既靡定則四方莫不皆然雖有四牡且項領肥健而視四方之亂蹙縮無

有可馳騁之地亦寓意言君子有可用之才而無所施設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亦如相疇由矣

茂盛也懌悅也上章既憂四方皆亂無所往此章言亂世小人情狀喜怒不常難與共立人之朝方其盛意作惡視之如欲以戈矛相害及其怒平而悅即如燕飲之醕酢君子進退無所容所以刺王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勞怨其正

此章復呼天而訴之曰昊天何為不平耶師尹為惡不悛禍將及我王不得安其位矣師尹不自懲

艾其心而反怨正人所謂惡直醜正也家父憂王之不寧愛君之至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訟式訛爾心以畜許萬邦

家父世臣身視國為安危故自顯其名誦言作詩不卹師尹之怨且究極言王國之訟亂蓋心乎愛君急於正救尚冀用是可以化師尹為惡之念以養此萬邦困窮之民柰其不能聽何或以爾心為指王言詩人固多爾其君然皆頌其美故爾而親之理無所歉此詩既明言我王又指言王訟不當以此又爾其君是鄙之也孰謂家父之賢憂國愛君之言不離諸口詎肯鄙其君乎是詩十章一章

二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正政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之下即十月之交皆記幽王之失道天心仁愛之欲止其亂故出異災以譴告冀其恐懼而脩省也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正陽之月也夏之十月謂之陽月者嫌於無陽也正陽之月而隕霜陽當盛而為陰所侵也無陽之月而日食陰太盛而陽不能立也陽君道也夫道也陰臣道也妻道也幽王臣則師尹皇父之徒妻則褒姒天之譴告明矣或謂正月繁霜無是道也遂以繁霜比訛言是疑四月不應有霜也幽王十月日蝕說者初亦疑

漢曆無之近世儒者考之唐曆方知為幽王之六年竊嘗考之漢晉二史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宿麥則幽王之時日食地震百川沸騰天地變異多矣四月繁霜何疑之有幸而聖人存之六經為萬世警戒庸可忽而不信哉

正月繁扶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

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癩憂以痒羊

繁多也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癩憂隱憂也痒病也幽王之時上則天變以正陽之月而有繁霜之災下則民亂而興訛造訛譎張為幻故大夫既憂傷

天變又憂民之訛言其變又大於繁霜之害物蓋謂人妖甚於天變也然此獨我憂心京京而大爾他人皆不知憂也雖不知憂尚冀其哀我以小心畏禍之故隱憂而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庚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

口莠餘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瘳病也莠惡言也穀善而莠惡也愈愈憂甚也人窮則反本故呼父母而傷已也謂父母生我何為使我之病如此蓋此病不自我之先不自我之後適丁斯時耳斯時何時也訛言之時也訛言之人者善變易是非言之好惡皆自其口出我心之憂

日益以甚而不知者反笑侮我以為不然也

憂心惛惛其營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其臣僕哀我

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惛惛獨憂也無祿不幸也訛言可畏人不知憂而

我獨憂之憂之何如念我固已不幸矣將與此無

罪之民併淪胥為臣僕也古者以罪人與亡國之

虜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

哀我人斯復從何而得祿猶烏之飛未知其止誰

之屋也烏好集人之屋故取以為喻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承之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

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上章既有為臣之憂故此章以中林材木為喻謂

材木可以大用而摧毀之為薪蒸衣冠陷為皂隸

亦猶是也民今此憂甚危殆矣視天夢夢然若無

所見非無所見也特以天未定故未能勝人耳定

則能勝之矣於是又從而嘆之曰大哉上帝謂天

之有主宰者豈有所憎於人而視其受禍而不恤

耶亦適當其未定耳此亦窮則反本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評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此章言民之訛言固有顯然有形可證其妄者如

謂山為卑今有山脊之岡有大阿之陵可以證其

妄矣而王皆不能辨之故訛言之甚顯者亦不知
 懲艾如此則亂將至而不知懼方且召故老問以
 占夢屬意於卜祝之事故老乃舊德老成之人知
 其不可與言亦不聞規諫則知幽王之朝莫有言
 其非者矣君臣皆自以為聖猶烏之首尾毛色不
 異人無有辨其雌雄也占夢亦先王所不廢然當
 上下逸豫之時休祥將至則命大人占之為可矣
 當訛言興亂之時危懼不暇而人君忽其所可憂
 乃召彼故老評以不悉之細故是則可刺也孔叢
 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
 自以為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

為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
 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
 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謂地蓋厚不敢不踏井維號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暉蝎星歷

局曲也踏累足也倫序也脊理也虺蝮蛇也螫毒
 視他蛇為甚蝎守宮也能十二時變色上章既言
 訛言莫之懲故君子懼及於禍天雖高不敢不局
 曲而處地雖厚不敢不累足而動我維以此言號
 呼以告人實有倫理哀當今之人不能聽我之言

何為如虺之肆毒以害人如蜴之變幻莫測也家語曰孔子讀詩正月之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矣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瞻彼阪反田有苑鬱其特天之抗忽五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郊野荒蕪不治之田亂世之喻也君子如苑茂特出之苗已難於獨立矣小人如風且搖抗之

如恐不能戕我之生也天豈不仁哉君子之處亂世為小人所傾將及於禍無所歸咎之辭也君子為小人所傾所望於王力保護之耳今王始者欲求我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既得之則虛拘執我於此如好仇然亦不與我為力此所以歸咎於天之抗我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呼悅威悅之

上章既言王不與為力則君子亦無望矣第中心之憂如有物鬱結而不可解耳正政也威滅也古詩用字多通於是歎今茲國政何其危厲也始謂

火之方揚熾而燎于原寧能撲滅之乎今周宗赫赫之盛乃為一衰如所滅矣時宗周猶存而云滅者蓋禍有本矣必然之理也此所謂危厲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

載才再將伯助予

上章既言宗周有必滅之理君子愛君憂國不忍忽然忘懷終欲深長思之以救其危亂柰又窘陰雨何詩人以天之未陰雨喻閑暇以陰雨喻急難謂又窘於急難之故也急難者何謂王儻能用賢方伯糾合諸侯以自輔猶可為也今乃不然譬之車既載物矣乃棄其輔今人以杖束於輻謂之輔

蓋所以助車也棄其輔則必輸墮所載之物矣謂王既至傾覆將欲求助於方伯亦何及哉幽王侮慢諸侯諸侯皆不欲朝故君子以是誨之齊晉之伯皆率諸侯以輔王室者也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亦此意也蓋輔者以他物負於輻以助車猶天子有方伯之外助也或疑伯之一字不可為方伯竊謂侯于周服維予侯興說者皆以侯之一字為諸侯此其例也

無棄爾輔負于爾輻方屢力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

絕險曾是不意

上章既刺王之棄爾輔君子之心猶未忍捨王又

再三誨王以求輔之道謂王誠能如載物之車勿
 棄其輔以環束於輻又數顧視其將車之僕則不
 至於墮其物矣誠如是則終可以踰越於絕險之
 地而不敗曾不是思何哉輔既喻方伯諸侯僕則
 喻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者王誠得方伯諸侯之環
 輔又數命大臣以親方伯諸侯則宗周雖更危難
 可無憂於傾覆也柰王曾不以是為意何詩人以
 環為負商頌曰景負維河蓋謂環景山者維河水
 也

魚在于沼

之

亦匪克樂

洛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灼憂

心慘慘

七

念國之為虐

上章既言再三誨王以求輔王曾不以為意於是
 君子憂懼於無所容以在沼之魚譬君子之在野
 亦炤然易見終難避禍可謂無所容矣是以憂心
 至慘慘而痛念此之虐皆國之自為也不忍斥其
 君故曰國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

戶

洽比

毗

其鄰昏姻孔云念我

獨兮憂心慤慤

上章既言君子憂心慘慘而痛然小人曾不是憂
 方且以旨酒嘉穀和洽其鄰里與親戚而相倡和
 正如燕雀處堂母子自以為樂突決棟焚恬然不
 知禍之將及也君子自念獨我憂心慤慤然而痛

言亦作卷十八
甚也莫有知我者矣

此此 彼有屋蔌蔌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於
是椽角陟我哥矣富人哀此惇獨

此此小也蔌蔌陋也穀祿也椽害也卒章言小人
得志此此者彼有屋以安居矣蔌蔌者方有祿而
未艾也民今不幸如此豈天生此天孽椽喪我宗
周乎又深歎當此天孽之害富人猶有力可自爲
計最可哀者惇獨之民無策以避禍也爲此詩者
其賢矣乎國不可爲矣猶冀有以扶持之王不可
與言矣猶冀有以開悟之卒至於無可奈何而惇
惇忠赤可謂獨醒者也是詩十三章皆賦也中間

亦多比興之言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
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氏作傳遷其第因改之
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
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
番與鄭桓先後共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
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
以鄭桓公爲司徒安知其前無番爲司徒而四詩
非厲王明矣竊嘗詳考之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
驗之唐曆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萃崩

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指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為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何其踈耶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交者日月之交會朔者朔日也詩人於夏正皆以月言於周正則以日言故不曰朔日而曰朔月也

日月皆右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則食杜預曰日月動物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孔穎達曰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也又曰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此皆據曆而言若然則詩人以為孔醜何也惟國朝儒者歐陽脩志唐之曆其日蝕議略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蝕之朔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為之蝕十月之交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

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
 禦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
 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
 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故說者謂交而食
 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蝕陽盛而陰不能掩也
 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
 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
 而日為之食矣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者意當時
 月食又適與日食相近故下章言日月告凶遂歎
 今此下民甚可哀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詩人謂日月並告凶以為由於幽王既無政以紀
 綱四國又不用善人以自輔謂彼月而食猶未為
 異此日而食則不臧甚矣左氏傳昭七年晉侯問
 於士文伯對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
 之災由是言之則說者係人事之所感昔人亦嘗
 言之矣

燁燁干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南騰山冢祖崩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莫懲
 幽王之時天地變異亦多矣不止於日月也非聖
 人存於經後世無考焉傳曰太平之時雷不驚人

號今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案月令
 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旱暵亦電而不雷故易
 噬嗑則雷電合而章豐則雷電皆至是詩言震電
 正以其驚人眩目而不時有之故也震驚百里則
 人不遑安處故曰不寧雷發不時則木鐸不得以
 令非民故曰不令川沸山摧陵谷變易即三川皆
 震之事也首章哀下民此章哀在位之人何為處
 可痛之禍而不能懲艾蓋謂下章皇父之徒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側子內

史蹶俱維趣七馬橋矩維師氏豔餘妻煽肩方虺

說者謂皇父家伯仲允皆為字番聚蹶橋皆為氏

他書既不可考姑從之卿士說者謂於六卿之外
 更為此官總六官之事故曰卿士司徒掌土地之
 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掌
 王之飲食膳羞上士也內史掌爵祿廢置生殺予
 奪之法中大夫也趣馬掌王之馬政中士也師氏
 掌司朝得失之事亦中大夫也七子皆見寵用事
 而褒姒方煽其勢焰以處內則同惡相濟矣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
 田卒汙萊曰予不戕在禮則然矣

皇父既兼擅羣職故專罪其首惡下章言作都于
 向故此章謂作都之舉皆皇父自專其謀眾皆不

欲遽徹毀其牆屋荒穢其田畝使之遷徙乃曰非
戕害汝也遷都之禮當然耳所謂皇父不自以為
不是者如此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浪才不
慙魚勤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皇父非特不自以為不是且自以為聖亶信也侯
維也慙彊也謂作都之後擇國之三卿信維取多
藏之富人彊留一老成人以守衛天子又擇富
民之有車馬者徙以居向凡此皆皇父之為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下民
之孽魚列匪降自天子損嗇徒背昧蒲憎職競由人

黽勉猶豫皆取諸物黽鼃屬也鼃黽之行勉強自
力故曰黽勉猶犬子也犬子之行往復不果故曰
猶豫此章言大夫之從役誠為勉彊雖不敢告勞
柰無罪辜而見讒囂囂而不止因歎下民之遭此
災孽豈天所降哉皆由小人嗇嗇沓對面則以
言相說背面則以言相憎而為此耳職主也競力
也主之力者人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莫背四方有羨餘箭我獨居憂民莫
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里居也瘁病也羨餘也徹通也言我之所居甚病
矣悠悠何時而已也四方猶有餘暇我所居之憂

何其迫也凡民猶得安逸我所從之役何其勞也皆由我命之窮不通徹如此我豈敢傲我之友亦欲自逸乎卒章知命之言無所歸咎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雨無正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凡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為何詩也然則詩之有序庸可少哉說者多取韓詩為證謂名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竊意韓詩

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附會是詩七章前二章今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正大夫乃詩中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刺幽王合之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以為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為政之語相應不必立異也是詩有既伏其辜周宗既滅之語蓋作於幽王之後追咎前日之失以為後來之戒上二章尤為可考也浩浩古昊天不駿峻其德降喪饑饉其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倫胥息以鋪普烏

浩浩猶蕩蕩無窮極之義駿大也德者謂天之德

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饑舍置也淪陷也胥相也鋪徧也人窮則呼天無所歸咎之辭也謂天何為不大其德而降饑饉以殺伐四國之人乎下民望昊天_之明賞善罰惡今天乃迅疾威怒曾不思慮為民之圖謀彼得罪於天者既置之使之伏其辜矣柰何徧及無罪之人相與陷於死亡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夷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出為惡

前篇以皇父為卿士此篇又有正大夫說者謂六卿之外別設卿士正長也謂六官之長也竊意古

人言天子諸侯則次以卿大夫其次則有士有庶人蓋卿大夫亦大臣之通稱也前篇言卿士謂皇父獨擅眾職上自卿下至士無不專之也此篇正大夫謂大夫之長又下於卿一等矣周官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或以正大夫為治要之正未必然也幽王亦未必設此二官乃詩人見當時幽王不自為政皇父則無所不專為大夫之長者則離次而不任職故有是言耳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者謂幽王既死於犬戎之禍宗姓皆流離無有定止曰既滅猶言靡有子遺甚之之辭也於是作此詩之大夫既歸過於其長謂離居而去不任國事

莫知我勞勩又追咎當時三公及其餘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小邦之君與大國之諸侯莫肯朝夕無朝王之禮人心離畔如此庶幾王恐懼而為善乃反出為惡而不悛是自取滅亡之禍也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此章上則追咎幽王為惡不悛呼天而問之曰如何法度之言王終不肯信如彼行邁之人無所底止下則追咎當時在位之君子所宜各敬爾身乃既不知畏于人又不畏于天謂與王同惡相濟也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登在我我誓思列御憺憺子感日瘁徂醉

凡百君子莫肯用評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戎兵也遂達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誓御侍御也國語居處有誓御之箴誓晦也小臣侍於隱晦不忘箴規今在位之君子兵戎已成不能退民之患飢困已成不能遂民之生今使我侍御之臣憺憺日以憂瘁在位之君子莫有過而問者但聽上之命則應對無敢盡言也聞人之譖則退避無敢任怨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只遂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此章言處亂世所可哀者不能言而觸忌諱之人

也言出諸口而禍已加其身彼可人意者獨巧言如流之人耳善迎合主意所以俾身處於安樂之地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此章言在亂世尤為艱棘危殆也欲自言不可用退而避事則非事君之義故得罪于天子欲自言可用進而效職則同僚以為激故怨及朋友進退豈不俱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此章言遷于王都蓋勉其復歸于王所也前篇言皇父作都于向向在河內軹縣西乃東都之畿內也三事大夫既皆徂向故作詩之大夫勉其遷于王都以衛天子而諸臣猶以未有室家為辭不知尊王之義大夫所以幽憂而飲泣如鼠之憂于穴人無知者每出一言必為人所疾於是詰諸臣曰爾昔離王室而出居亦誰為爾作室今乃以此為辭何哉惜乎諸臣皆自為身謀不能用其言此周轍所以遂東也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大抵多刺王不自為政以致皇父之徒擅權用事綱紀不立人各有心此篇始陳天變人離如此幽王宜恐

懼脩省躬覽萬機猶可及止也既略無悛改漫不加意以致政出多門為之長者則廢棄官守為之屬者則勞勩莫知又上自三公下至大夫皆胥傲胥然莫肯自任其責小而邦君大而諸侯皆驕恣自如莫肯朝于王所以見當時朝廷可謂散無友紀矣方且辟言不信而道謀是用不知畏人畏天而君臣同惡相濟不知息兵振民而小臣憂及禍難是以在位之臣皆自為謀聽上之言則應對聞人之譖則退避以直言者為拙而身及於禍以巧言者為能而身蒙其休憂國者則進退不能全身者則遠去王室詳味其言可謂衆多如雨非為政

之道也此序詩者之微言欲學者以意而求之是詩七章皆賦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說者謂小旻小宛小弁小明所以別小雅今大雅止有召旻大明二篇餘篇疑亡之然則小之字錄詩者為之或者牽彊為說且以鳩鷺為小猶之可也謂旻天上天為小豈理也哉是詩刺幽王惑於邪謀不能獨斷亦與上篇不自為政之意同也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律何日斯沮在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其回遹不正也沮止也叩病也秋曰旻天取其仁覆

閔下之意今旻天乃疾迅威怒布于下土謂變異及饑饉之類皆由王所用之謀猶回適不正無日沮止以致此極奈何王之不明謀之善者則莫肯聽從謀之不善者乃反用之視王所用之謀猶亦甚病矣

滄滄

許訛訛紫

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履

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具俱也底定也此在位之小人或相和或相詆殊無直正之謀而王於謀之善者既俱背之於謀之不善者則俱從之視王所用之謀猶亦安能有定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人謀既不臧嘗卜之龜筮今卜筮既數而瀆亦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以見王之無剛德既惑於人又瀆於神於是推言事之所以不成由於謀夫之多發言者滿庭無有敢任其咎而主其說者如將適遠者不謀於嘗往來之人安能得其道路之正其不陷於荆棘者幾希矣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大夫哀王今日之為謀既不能以古先聖賢為法

又不能以先王大道為常惟好聽近習之言且無以決之任其紛爭如欲作室者自不定規模乃謀之行道之人豈不潰亂其成哉詩人言不甚之之辭也語曰作室道傍三年不成蓋本諸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九方民雖靡盬武或哲或謀或肅

或艾五蓋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國指仕於國者民指天下之民也止定也靡美也仕於國者雖去就無定然其間有聖而必可尊者有否而不足取者王既不能明辯而用舍之天下之民雖未必盡美然有聖哲者有善謀者有敬王者有耆年者皆有益於國王亦不能下詢之視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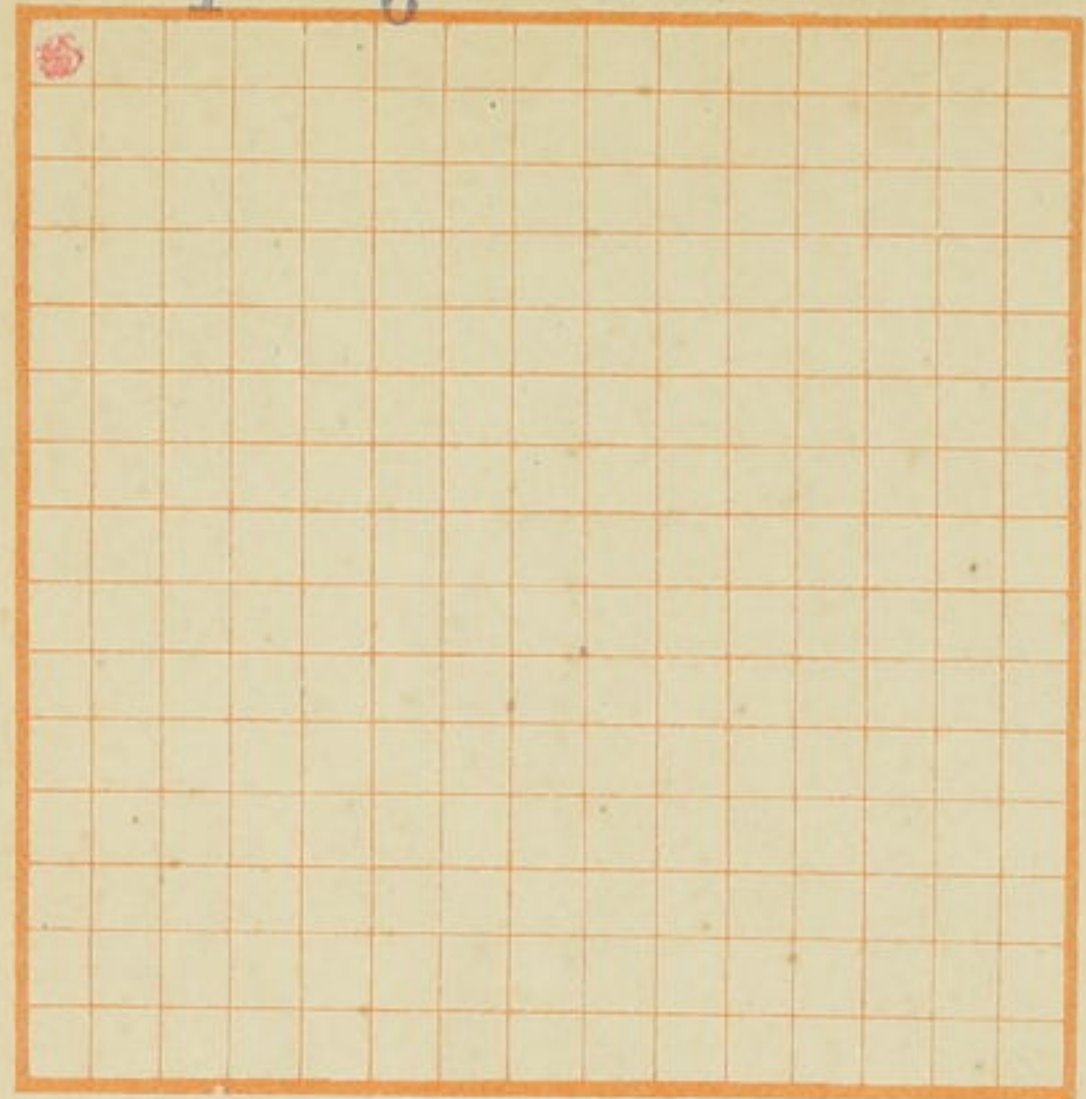
之謀國如水之泛然而流皆陷於敗亡而後已此大夫所以哀之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符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戰戰懼也兢兢戒也大 夫既哀王不能用謀而愛君之言殊切謂人皆知不敢暴虎畏其傷不敢馮河畏其溺而不知其可畏有甚於此者謀國是也謀人之國當恐懼戒謹如臨深淵而立如履薄冰而行畏其陷墜與暴虎馮河無異也王奈何不知畏乎是詩六章皆賦也

4年6月



詩補傳卷第十八

一百五十六

詩補傳卷第十八

三十三

鄧廷

後學 成德 校訂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faint and illegible, within a black border.

